弘簡錄

弘簡錄卷八十二

載記 五代周一

太祖郭威 世宗柴榮 恭帝柴宗訓

太祖皇帝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來攻見殺威少孤依潞人常氏年十八以勇力應潞州募留後李繼韜特奇之嘗恃負氣好使酒出游市中遇屠者素勇市人所服呼使割肉析不如法叱之屠者披腹罵曰爾何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之一市皆驚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使亡已而復名置麾下後繼韜被誅其麾下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筭補爲軍吏又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補侍衛軍

史漢高祖領親軍尤愛之所臨鎮輒以從即位拜樞密副使
及疾大漸託以隱帝即位拜樞密使時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
討闕西三叛久而無功欲以命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
陛下命乃拜同平章事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賞賓客褒衣博
帶及臨行陣幅巾短服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遨諸將會射勝
者恣其所取餘悉分賚士卒由是人皆懽衆始至河中柵其城
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衆連壘以護之諸
將皆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久之城中
食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三叛死
且降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
多未嘗如此重賜今臣幸得率行伍假威靈以破賊者豈特一
人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餽餉以時故臣得

以專事征伐帝更以爲賢於是悉賜弘肇逢吉禹珪貞固郤章等玉帶威乃敢受又請推功大臣加以爵賞乃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郤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在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鎭外暨荆浙湖南皆未之及自此賞遍天下其要結人心類此是冬契丹寇邊受命北伐至魏州契丹遯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帶樞密使之鎭詔河北諸州皆聽節度時羣小專横帝聽斷不專忌其威名密詔郭崇殺威會威已先知事因亟召密院吏魏仁浦密謀卧內勸令匿前詔倒用留守印更爲僞詔以誅將校爲名諸將校被其激怒皆憤然効用乃以十一月丁丑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張彥超左神武統軍袁嶬侍衛馬軍都指揮閻晉卿等率兵拒于澶淵兵尚未出庚辰威至滑州壬午犯封丘

甲辰敗慕容彥超于劉子陂丙戌入京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
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僚六軍將校議
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贇
爲嗣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爲樞密使范質爲副使十
十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引旋戊午次
皐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戊寅漢劉崇
自立于太原己卯馮道爲中書令二月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
丁巳左丞田敏使于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
徐州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爲德妃五月辛未追尊四代爲皇
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睿和廟號信祖妣張氏謚睿恭曾祖諶
謚明憲廟號僖祖妣申氏謚明孝祖蘊謚翼順廟號義祖妣韓

氏謚貞敬考謚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章德六月辛亥范質李穀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貞固再罷癸丑質知樞密院事丁巳翟光鄴爲樞密副使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延壽之喪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晉州十一月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是歲回鶻使都督靡尼契丹使裊骨支皆來

二年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三月丁巳朔樂食罷祭于郊戊辰光業罷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五月庚申東征命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彥超死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

使高麗契丹後還　三年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漢來附二月甲子贬王峻爲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晉王不書子者於禮不得爲嗣爲周人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六月大雨水七月契丹盧龍軍使張藏英來奔十月庚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是歲回鶻使獨呈相溫吐渾使爨富達党項使吳帖磨五皆來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王仁鎬罷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日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一祕不發喪

世宗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幼

從姑長周家以謹厚見愛遂以爲子及壯器貌英奇善騎射略
通書史幷黃老言性復沈重爲左監門衞大將軍領貴州刺史
牙內都指揮使兵犯京師留榮守魏卽位拜澶州刺史鎭寧軍
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王峻所忌廣順三年
正月來朝不得留旣而峻誅拜開封尹冬太祖有疾不能視朝
明年正月郊禮成卽以王判內外兵馬事丙申發喪卽位柩前
尊帝爲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廟號太祖以魏仁浦爲樞密副
使二月丁卯宰相馮道爲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禮儀使兵部尚
書張昭鹵簿使中丞張煦儀仗使判開封王敏橋道頓遞使漢
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
駕親征攻漢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
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樊愛能何徽伏誅

壬寅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四月乙卯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俱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乙丑取石沁州庚午赦潞州流罪囚辛未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皐代州守將鄭處謙俱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五月丁酉回鶻使因難敵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爲樞密使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五代嗣君即位不改元者四梁末帝晉出帝漢隱帝周世宗語見歐陽子說二月求直言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毀佛寺禁民私度爲僧尼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十

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三年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李重進及唐人戰于征陽敗之甲寅拜重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荅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恭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都推頭姿彥爲竹龍都部署取光舒常州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六月壬申赦淮南囚七月皇后崩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九月丙午王朴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是歲常泰揚光舒等州復入于唐　四年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

克壽州四月己巳還京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十月己巳命王朴留守張美大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及濠州團練使郭廷渭俱來降辛酉彥卿等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嬰城固守丁丑取泰州（廷渭不書叛見南唐附載）五年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彥卿昭業死之（凡如二將及宋令詢李遐皆以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惟本紀書其大節而馬彥超附見朱守殷傳餘十人存後）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壬午朔如泰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巳亥克淮南并前共十有四州以江爲界三月辛亥李景來買宴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七月乙酉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

均田圖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是歲回鶻達靼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蒲訶散皆來　六年正月丙寅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魚甲戌北征擢吳延祚爲樞密使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五月乙巳朔取瀛州（復中原故地不書契丹）甲戌至自雄州帝有疾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封子宗訓梁王宗讓燕國公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是歲高麗王昭女眞使阿辨占城使蒲訶散皆來回鶻獻玉郡之甲午梁王即位柩前年方七歲

恭帝名宗訓世宗第四子初位特進左衛上將軍癸卯樞密范質爲山陵使戶部尚書李濤副之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學士

寶儼爲禮儀使張昭仍鹵簿使中丞邊歸讜儀仗使判開封省居潤橋道頓遞使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熙謹熙誨皆爲王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與使者來十一月壬寅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五代梁漢直書亡惟唐不書莊宗之弒書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廢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共亡也不可以廢君書晉曰契丹滅明言以垂戒也周曰遜于位遜者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歐陽子曰五代亂離之際可勝道哉梁友珪弒其父自立唐戕克寧繼岌從榮晉伯敬儒則天性骨肉之恩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倫乖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於熄矣賽雷山傳箭而撲馬中夏幾淪胥矣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北取秦隴。南平淮右。威武之聲。震懾遐邇。而方內招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制作之

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凡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悉毀銅像以鑄錢。其言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夜嘗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皆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置之坐側。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料强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殂。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敘記　五代周二

太祖后柴氏　妃楊氏 父弘裕 邪廷璋　張氏 董氏　子侗等

世宗本生父守禮　后劉氏 符氏　子誼等

太祖元配柴氏魏人父柴翁以經義教授里中好獨寢或傳其能司冥間事有女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翁與妻歲往迎至鴻溝遇雨居止踰旬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貽父母令歸魏日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黑爲雀形者其人極貴願留事之即太祖也時習任俠不拘細行常諫止之一日語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可資君用時不可失祖因此得爲軍司未即位先卒翁好飲忽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過令飲醉因醉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媿露之婿張永德竊以爲喜轉諷潞將常遇遇亦微有聞後果驗追冊柴爲皇后謚曰聖穆

繼室楊氏真定人父弘裕家世素微少時嘗漁於豁裴陂忽有

馳騎至言吾北嶽使者授以二石鴈一翼掩左一翼掩右言訖不見是年生女明年生子廷璋女幼以色選入趙王宮鎔死爲民間嫁里人石光輔又死太祖聞其有色而賢娶之暨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卒即葬近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冊淑妃官父金紫光祿大夫眞定少尹弟廷璋字溫玉愛其純謹督事左右擢右飛龍使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以有幹材選爲省使俄爲河陽巡檢知州事命代涇帥史懿恐不受命即令圖之至則諭以禍福懿即日載道俄聞周祖崩嘔血不食世宗詔於高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圖太原乃遷妃喪而葬之拜廷璋左驍衛大將軍建雄軍節度使在鎮數年頗有惠愛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嘗護李筠求援蠟書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委以經

畧令率所部入陰地分敵勢事平歸鎭來朝改鎭邠州移鄜州名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爲人美鬚髯長上短下好脩容儀雖見小吏未嘗儻慢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宋祖疑周近親有異志命荆罕儒爲鈐轄欲圖之廷璋推誠以待殊不設備終亦無患議者以爲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兄弟凡七咸不爲末官惟表其孤甥安重誨子崇勳爲西頭供奉官子坦塤皆及第坦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塤都官郎中

又繼張氏眞定人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鎔爲諮議官至工部尚書莊宗遣符存審討張文禮禆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而憐之以歸其子爲婦子卒太祖納之累封吳國夫人與諸子皆爲劉銖所殺後追冊貴妃

董氏鎭州靈壽人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

尉氏幼頴悟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爲潞州牙將所
得其妻脊生女輒不育得而養之過於所生居五六年父家悲
思潞將仕于京師偶遇其兄瑀欣然歸之以嫁里人劉進進亦
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歿于軍復嫠居洛陽周祖聞有賢行聘
之建國時中宮虛位冊爲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三十九兄三人
瑀官至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
太祖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起兵時皆被誅即位詔
贈青哥太尉賜名侗意哥贈司空賜名信守筠贈左領軍衛將
軍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
名遜顯德四年四月癸未世宗詔加贈侗太保追封郯王信司
徒杞王守愿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世宗本生父守禮字克讓初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左右亦莫敢言錦以元舅禮之頗恣橫常殺人有司以聞朝廷不問時在洛有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皆與日夕往來惟意所爲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后劉氏微時所娶初封彭城縣君舉兵時被殺革命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追冊爲皇后謚貞惠陵曰惠陵

后符氏祖存審父彥卿后生而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守貞聞之自負異志益堅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决反城破之日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及后后走匿崇訓惶遽求覓不得遂自殺漢

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而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恩拜以爲父其母欲使削髮爲尼不肯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亦奇之納爲繼室即位冊爲皇后世宗卞急多暴怒後亦追悔賴后從容伺顏色怒皆爲解由是益重之及征淮后以不宜親行切諫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百官則臨于西宮三日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其妹符氏相繼爲后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七子皆不知其母所從出長宜哥次二皆未名即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四年四月加贈誼太尉追封越王諴太

傳吳王誠太保韓王次即恭帝又次宗讓改名熙讓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進曹王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鄿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入宋柴氏族屬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而宋史不為立傳誠可惜也

載記　五代周三

王朴 子侁　鄭仁誨　扈載　王峻　王殷

常思　王環　李筠 子守節　李重進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徙浚儀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楊邠知其必亂去邠東歸周世宗鎮澶州辟掌書記尹開封拜右拾遺任推官即位遷比部郎中時世宗銳意征伐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問治道朴乃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亡吳蜀晉失道而喪

幽并。當此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禍亂而竊位號。幽并乘間隙而據土地。平之。之術。在。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服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及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愼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則。我。獲。其利。彼知我師入其地。

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彼竭我利。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名之。如不至。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幷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此可為後圖。世宗偉其議。悉意任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轉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初征淮以為東京副留守由副樞密遷使再征淮任留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入宋因之為人性明敏剛果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復遇脩制度定律曆講求禮樂遺文受詔校定大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又詔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

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人莫能加。其後宋與皆用之。不可變。及平定四方。惟并獨後。皆如所言。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贈侍中子俁供奉官閤門祗候備偓並及第偓大常博士　侁字祕權初蔭太僕寺丞世宗遷東頭供奉官開寶中征江南命率師戍桐城宋師渡江令知池州敗江南軍四千于宣州金陵平加閤門祗候太平興國初預討梅山洞蠻契丹使來朝詔送于境上還使靈州通遠軍言主帥所留牙兵率與邊人交結頗桀黠難制歲久當慮請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調內郡卒往代戍者多不願還侁察其中旅拒者斬之以徇衆皆悚息遂將以還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遷通事舍人從征太原以護陽曲塌地石嶺關諸屯賜廐馬介胄

轉東上閤門副使晉陽平留爲嵐憲巡檢代還遷西上閤門使
賜錢百萬河西三族首領折遇乜叛入李繼遷侁帥師討擒之
以功領嶲州刺史王師北征命爲并州駐泊及雲應等州兵馬
都監爲人性剛愎坐以語激楊業除名配隸金州赦移均州團
練副使卒翁格宋初爲右補闕直史館至都官員外郎廣南轉
運使格子侗太平興國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冊曰世運崩離愚智錯亂一反所置。功效立見。世歎乏才。
時乖徒嘆。猶嗟文伯。五朝之冠。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詔光以其使酒棄去還鄉
里事母以孝聞周太祖微時居太原帳下時往過之與語甚懽
每事有疑即從質問見其所對不阿益奇之太祖爲漢樞密使
名仁誨用之官至內客省使從破李守貞軍中機畫多所參決

郎位以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累遷樞密副使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二帝皆親重之世宗攻河東命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親臨其喪爲人謙謹好禮不自矜伐頗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正

扈蒙字仲熙幽州安次人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登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以文名于時其辭粲然以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朴器重其材薦于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答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居宰相之地苟以材進人何得言命未幾遷翰林學士賜緋時載已病

不能朝謝居百餘日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六果卒議者以朴能薦士穀能知人各極其公時天子英武喜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與從弟蒙並任時號二虛其論議雖不及張昭竇儼徐台符然不為陶穀之詖佞以不幸早卒人士惜之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父豐為樂營將峻少善歌事相州張筠以遺租庸使趙巖巖誅後流客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復被殺悉以貲產賜漢高祖峻因得更事漢漢鎮河東以為客將即位拜客省使俄監郭從義軍討趙思綰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又為監軍隱帝遣人謀殺之事洩遂與周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返軍向京峻與王殷謀遣侍衛親軍指揮郭崇威率兵之宋州幽湘陰公贇前

中州刺史馬鐸之許州殺漢宗室蔡王信入即帝位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許以便宜從事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翟守素馳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一出汜水賊即入京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乃止不行峻軍出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旻不分兵拒之使吾過此吾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即解去明日遣騎兵追之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破之峻本與太祖同起事有佐命功每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

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年復長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由是益橫初即位謙抑舊將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成未及進用峻心忌之至是求解樞密以探上意而發書諸鎮使薦留已諸鎮馳上其書太祖大駭峻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諭旨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峻辭曰車駕若來是速臣禍也復遣與峻相善樞密直學士陳同偕之同還奏峻意少解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祖從之及期果馳入謁復求兼領平盧又請借左藏庫綾萬疋皆勉從之後因邀駕幸樞密院視廳事極其華侈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乃怒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作峻慚不能對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言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太祖不能忍明日御便殿

名百官入幽峻於別所請爲商州司馬卒後恐所修國史不實因名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懼漏落得罪後李穀監修因請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少爲軍卒以功累遷蠡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事母能孝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殷哀[illegible][illegible]起復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從漢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不死擢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以兵屯澶州隱帝密詔李洪義殺之洪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告周太祖起兵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

晉門下平章事自河以北皆受節度顧務聚斂太祖悶而惡之遣人謂曰吾起魏時帑廪儲畜並以汝為國家用足矣殷不聽以與王峻同時佐命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朝上壽太祖許之懼其猜疑復遣使止之明年有事南郊乃許來朝殷擅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復求他甲以備非常時太祖已臥疾疑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初從唐莊宗為卒補長劍指揮使歷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鎮河東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際會漢興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為人性貪鄙未嘗有戰功在潞五年以聚斂為事周太祖方少孤無依嘗衣食于思家即位猶呼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來朝又徙平盧居

青州踰年得疾卒于洛陽贈中書令

王環真定人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知祥僭號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授環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遣王景向訓攻秦鳳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慚焉乃決策出兵時棧道頗艱蜀復遣兵來爭出堂倉抵黃花谷景訓先命排陣使張建雄列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諸城壁守者皆潰蜀所遣秦州節度高處儔援兵未至亦潰歸至城判官趙玭閉門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嘆以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用之可勸事君者乃

拜環右驍衛將軍待之甚厚周師征淮得李景降卒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教之水戰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未嘗有戰功俄遇疾卒于泗州

李筠太原人初名榮幼善騎射從後唐秦王從榮府中有弓人不能挽引滿有餘後避去清泰初補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將趙延壽聞其驍勇召寘帳下契丹北去留耶律解里衆掠邢洺間解里性貪例減軍食筠乘其怨密與王堯石公霸何福等謀據庫兵焚牙門併擊契丹衆大驚由北門而出解里趣族衆列於野明日筠集衆力戰契丹奔敗郛外民持兵將劫族乘解里遂挈族而去筠初建謀約諸將同力屬晉士卒分掠惟控鶴一軍與市民逐之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於室筠拔佩刀逼之不得已而行至是互伐其功筠詬故相馮道請

權領節度事進曰予王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恐諸將爭功復亂乃推再榮權爲留後人心始定鈞自負功多及送款漢祖授博州刺史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北面緣邊巡檢起兵入汴戰留子陂敗慕容彥超廣順初權知滑州俄真拜義成軍節度使數月改彰德軍會并人侵晉州鈞請西征詔獎之又奏免黃澤關商稅周祖征兗還次濮州鈞來朝獻馬賜襲衣金帶從至潞州宴訖遣還及召潞州常思入朝改知昭義軍節度加檢校太傅與王殷何福進皆創業功臣並加恩焉顯德初親郊加同平章事世宗即位并人入侵鈞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營太平驛失於偵邏并將張暉凌晨奄至令均追之遇伏退還世宗親征沁州命率行營兵赴太原符彥卿拒契丹請援兵詔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既至以偏師

遼契丹後會擊走之師還加兼侍中二年破幷軍於榆社獲其將安潛康進等三年遣行軍司馬范守圖率兵入遼州界殺幷卒三百餘獲小校數人以獻四年又遣守圖入河東界降二砦五年自將入石會關破幷人六砦是冬又破遼州長清砦擒其磁州刺史李𢧐與以獻俄又敗幷人於境斬三百餘級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旦等以獻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而已恭帝加檢校太尉是秋令裨將劉繼忠將兵與吐渾入幷境平賈家砦斬百餘級獲牛羊而還宋初遣使諭以受禪加兼中書令筠即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俛俛下拜禮貌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起兵雖緘書以上

其心密啓與謀子守節爲息城使詣泣諫不聽遣歸諭言朕未爲天子任自爲之既爲天子獨不能下我耶守節還白謀愈甚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文辭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不得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儋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馬日馳七百里執監軍周光遜李延玉遣判官孫孚衙校劉繼忠送款劉鈞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鈞遂率兵數千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鈞封筠西平郡王賜馬三百匹名與之語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其死鈞本與周祖世讎聞筠語默然

遂疑之命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心益不能平筠有馬三千匹
閑廄場閱習日夜謀畫留其子守上黨引衆南向宋遣石守信
高懷德將兵討之敕令急進師扼其隘勿縱筠下太行破之必
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與監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
平斬首三千級車駕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乃先於馬上
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復破筠衆數萬於澤
南降者二千餘殺監軍盧贇擒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
州駕至列栅圍之龍捷使王廷魯汾州團練王全德自貽義率
所部來降筠益失援宋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爲人性雖
恭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之遽至遽命釋之稍知
書頗好諷詠有愛妾劉氏欲俱赴火以其有娠麾令去果生子
守節守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四遷至皇城使及是

以上嶽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鞍馬以爲單州團練使轉汾州
乾德六年出知遼州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三無
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太祖甥福慶長公主子生於太原晉天福中爲殿直漢
初從太祖征河中遷都知領泗州刺史改大內都點檢侍衛馬
步軍都軍頭領恩州團練遷殿前都指揮加泗州防禦顯德初
領武信軍節度使年比世宗爲長太祖寢疾令拜世宗以定君
臣之分及受顧命即位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高平之戰樊
愛能等旣遁惟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俄趙匡胤以麾下犯
敵重進領所部力戰世宗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以功領忠
武軍節度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改鎭歸德軍征淮南命將兵先赴正陽旋鬬李穀攻壽

春不克促重進發兵三萬功之淮旗幟重亘數百里戰艦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又刻木為戰形立陣前號提馬牌時未朝食吳師奄至重進與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盛師朗降其衆獲戈甲無算世宗大悅詔書褒諭即命代穀為廬壽等州行營招討使賜襲衣玉帶鞍馬時李繼勳主壽春重進駐軍城北間城南洞屋為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匡亂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為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黔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不協二將俱握重兵人情憂恐重進自壽陽單騎詣永德帳中命酒解懽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同奬王室何疑我之深也兩意始和三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齎蠟書相誘啗以厚利重

進表其事豫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與藏珍詣重進交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闕俄又敗淮兵二千餘於塌山北將圍壽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縝將舟師數萬來援距壽數里據紫金山設十餘砦連亘相望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為餉路重進伺其出兵擊之敗五千餘衆奪二砦獲器甲甚衆世宗臨幸宴從官召賜戎服玉帶金銀器綵繒鞍馬錄克壽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改太平軍節度仍招討使攻濠州團練郭廷謂以兵降獲糧數萬斛李景請畫江為界世宗班師留重進戍守景遣人以牛酒來犒未幾還鎮北征朝于博州賜宴行宮即命將兵先赴北面及駐瓦橋關世宗不豫命率所部趣河東次百井路敗并人五千餘恭帝加檢校太尉改淮南節度入宋進開府加中書令移鎮青州代以韓令坤重進初與

宋太祖分掌兵柄常心憚之因不自安及聞移鎮密謀頗露太
祖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
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自以周室近親恐終不得全遂拘
思誨治城壘繕兵甲捕軍校不附者盡殺之遣人求援李景懼
而不納監軍安友規與親信數人踰城告變宋遣石守信王審
琦李處耘宋偓四將率禁兵以討除友規滁州刺史監前軍宋
祖親征獄撫至大儀鎮守信馳奏揚州旦夕且破願車駕臨視
遂徑至城下即日拔之初左右勸殺思誨重進歎曰吾今舉族
將赴義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宋祖入駐
城西南閱其黨數百人盡戮之兄濮州刺史重興自殺弟解州
刺史重贇子尚食使延福並棄市先有親吏翟守珣素識宋祖
命往結李筠及潛詣處耘求見宋祖言賜重進鐵券不信且終

無歸順之意祖厚賜遣之許以爵位令說重進使殺其謀無俾
二兒並作守珣歸勸以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兮敗
始舉兵守珣後補殿直爲供奉官

弘簡錄卷八十二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閲

載記　五代雜傳

馮道 子吉　李琪 兄珽　鄭珏　李愚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顗　和凝　李崧

趙瑩 附薛融　馮玉　盧導　劉岳　馬縞

崔居儉　崔棁　盧質　呂琦 趙玉　何澤

史圭　龍敏　李鏻　賈緯　張允

裴皞　王仁裕　王延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世爲農至道以文學稱初爲劉守光叅軍事張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薦之晉王掌書記胡柳之

戰王誠殁於陣因以代之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營道居軍中不設床席臥以束芻與廝僕同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財遺之者訪其主還之居父喪於鄉耕自力負薪以給遇歲饑悉分所餘以賙鄉里有力寡乘田不耕者潛往助之其人來謝殊不自德服除召復翰林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孔循勸少留以待不聽益疾趨至京明宗即位拜端明殿學士俄改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位多務持重鎮物遭歲屢豐中國無事上問百姓濟否對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之恆以自諷又嘗語明宗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有蹶不敢怠於銜勒及至平地

謂無足慮墮跌而傷因以諷焉水運軍將於臨河得一玉杯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受之示道答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因問何謂無形之寶對曰臣聞人君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故仁義者無形之寶也帝嘉納之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道即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已乃出爲同州節度使踰年名拜司空晉滅唐高祖拜道大司空平章事如舊又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出帝加太尉增封燕國公罷爲匡國徙威勝二軍節度使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入朝耶律德光於京師責以輔晉無狀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笑以道爲太傅又問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悅人謂當時

中國不盡滅於契丹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德光北歸從至常山而還漢高祖立復以太師奉朝請周兵犯京師隱帝已崩周太祖意道必行推戴道殊無意太祖因下拜道受如平時乃詐遣道迎湘陰公於徐州議者不以晉漢之亡責道反謂能緩其謀然道視喪君如過客亡國如傳舍蓋未悟以措意也周祖立復拜太師兼中書令益以舊德自處已更事四姓十君其祚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欲自將擊劉旻道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旻素少我謂我新立國有大喪必不能致討兵法善用者出其不意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謂陛下未可便比唐太宗世宗又曰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應曰未審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挹不令從行卒自將敗旻威聲大振以道爲山陵使襄事而卒年七十三追封瀛王謚曰文

懿為人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士無賢愚皆仰以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乃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四姓及契丹所為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夫為婦有子有孫安於亂世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無恥類此子吉字惟一徙居洛陽以蔭授祕書省校書郎遷職方員外屯田戶部司勳三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善屬文工草隸然性滑稽無操行雅好琵琶尤臻其妙宋初奉詔撰明憲皇太后諡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冊曰孔賤鄙夫孟蓋姦婦所貴大臣安危係負過客倒懸傳舍亦頗四維央喪國奚以措天墜地傾萬載共惡

李琪字台秀河西敦煌人與兄珽皆文章知名俱登進士唐亡遇亂珽為監察御史內艱貧無以葬倚廬受餓聞者哀之服除

還職辟荊南成汭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祖遣汭往救以大舟
載兵容甲士千人撥櫂倍之珽謂緩急不可動且爲敵人所虜
必貽後患不若引勁兵屯巴陵堅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
矣汭不聽果敗溺死改事趙匡凝梁祖攻破之得珽喜曰此眞
書記也禪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固辭出知曹州素劇難理
前刺史坐廢十餘輩獨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梁
祖慮許州馮行襲嚴酷少恩及病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懼其
爲變又因行襲怒從事翟駁切諫反誣以贓下獄乃遣珽代爲
留後珽至先止傳舍。慰其將吏。即臥內見行襲道梁祖語行襲
感泣。解印以授珽徐理姦宄出之。還報梁祖喜曰。珽果辦吾事
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因復令往治索得大校張彥珂
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梁祖平生

不愛儲因避內黃問何以名珽對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
黃又問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
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問其說喜之無何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
兼侍講俄爲亂兵所殺　珽復以博學宏辭選殿中侍御史爲
梁翰林學士凡草征伐四方書檄詔令輒得上意末帝遷御史
中丞改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任頃性畏
慎周密珽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珽內結趙巖
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嘗擿摭珽過發所私吏嘗得
試官輒改爲守末帝大怒欲竄珽之巖等救解得免罷爲太子
少保莊宗滅梁復欲相之以梁舊臣多嫉忌乃以爲太常卿遷
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大水應詔上書數千言莊宗稱重之
轉國計使明宗入洛霍彥威孔循等不欲用故事柩前即位叔

請改國號絕土德琪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
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毅然於窋何
所依也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自唐末喪亂朝禮
廢壞天子未嘗視朝入閣之制亦廢常參官傳聞不朝即退獨
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始詔
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謂非故事請罷之
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思所以數見羣臣不可罷而
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
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
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
御紫宸乃自正衙與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者因隨以入見故
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天

子不能日見羣臣。惟朔望見。故正衙常日仗廢。而朔望入閤反有仗。習見既久。因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亦謂之入閤。其後咸廢。至是始復。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今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班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尋拜琪中丞畏安重誨專權不敢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多依違不敢正言其事遷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以文章自負少持重。不知進退。數爲當時所沮。遷僕射日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及下太常禮院議言無送上之文明宗破定州王都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又誤以定州爲眞定奉詔撰霍彥威

神道碑文敘彥成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駮皆坐罰俸
鄭珏唐相綮諸孫父徽爲張全義判官珏少居河南數舉不中
全義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祖禪位轉左補
闕以全義故諸大臣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末
帝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唐兵乘虛將至帝惶恐不知所爲珏
無計策願以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人皆
笑其珏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
曹州司馬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
圜新進欲用爲相安重誨不欲獨任之孔循嘗事梁與珏舊故
因言珏性謹愼長者復拜平章事在職碌碌無所執持明宗幸
汴六軍家屬自洛始遷無幾又欲幸鄴軍士愁怨大臣願以爲
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珏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

安重誨入見切言上始能行珏又贊之以爲宜能其所爲多類此尋以羸疾罷爲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盧彥威辟爲安陵主簿母憂解去後遊關中以書說韓建使圖劉季述以謀興復言甚壯烈建不能用又去之洛陽登進士宏詞兩科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由此得名久之拜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見帝兄衡王友諒不肯拜獨長揖之帝以責愚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則宜拜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遂止俄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梁滅朝莊宗京師公卿素重其名拜主客郎中遷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爲都統判官議者謂道險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

言王衍荒怠亂國人厭苦之。宜乘其倉卒無備。利正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請斬之以徇。自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遷累兵部侍郎學士承旨以草南郊加恩制書馮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久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性清儉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有疾遣宦官往視見之以告帝爲嘆息命賜以供帳什物愍帝有意於治未嘗有所發問及潞王犯京師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欲還中書候太后進止道謂王今即至何暇俟旨相與出迎王入罷守左僕射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愚欲依古制須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舉行鄉飲酒禮時以爲迂闊不用帝亦目之曰此粥飯僧也但可飽食而巳後以疾卒

劉昫涿州歸義人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皥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被囚暄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拜爲太常博士充翰林學士明宗素重之累遷兵部侍郎復愛其風韵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廢帝入立轉吏部尚書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帝初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玫言數百萬責以賞軍乃無十一帝大怒罷玫命昫判三司昫素嫉三司蠹弊往時吏幸積年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昫勾檢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與蠲除民間歡然德之一時姦吏皆爲沮怨廢帝立因與馮道姻家復同爲相而李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遂相詆訐相府史因共揚言事聞帝謂褊急少容並罷之以守右僕射諸

吏歡呼相賀時道罷爲司空班在僕射之上會遇兩省班廊下駒自以由宰相罷得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糾正識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拜駒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賜號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同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以目疾罷爲上柱國太保封燕國公實封四百戶卒年六十有所修舊唐書行世

盧文紀字子持祖𥳑父嗣業官右補闕文紀登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轉御史中丞歲餘遷工部尚書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于鄴工部郎中文紀恕鄴與父名同音不與相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秘書監轉太常卿使蜀過鳳翔廢帝正爲節度奇其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入立欲擇宰相問左右皆言其有人望帝因悉書清望

官姓名內琉璃飾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天下多事數以責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閣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之事帝謂明宗舊制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時詣閤門請對帝問晉高祖起北征過徽陵休於仗舍顧文紀曰自朕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卽用為相詢於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至河陽勸帝扼橋自守不聽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就家拜為司空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少好學登進士為潞王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罷居京師胤孫從而不去暨尹京兆鎮鳳翔皆為判官將舉兵告以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

對曰君命名不俟駕今先帝新棄天下大王爲國宗屬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潞王心獨重之入立以爲戸部郎中遷翰林學士清泰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素性暗弱不通世務臨事多不能决當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有司因馮道册拜司空近世所無不知故事咸謂三公宰相職也當參預大政事下中書議盧文紀又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朝論紛紜劉昫既任僕射而右散騎常侍孔昭序言班當在其前亂孫責臺史檢例言故事無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亂孫即判臺狀施行昫大怒崔居儉言僕射師長百僚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其言流議稍息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勢已危迫亂孫自洛入朝人皆冀其有所

建白侍獻錢三百匹而已晉祖入立罷歸田里初學韓愈爲文多斥浮屠氏說後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人多誚之尋以太子賓客分司洛陽尉廣順中卒初崔協爲相無所發明死而降語其家亂孫亦然當時嘲者謂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少木訥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也司空圖淅之婿以女登進士第梁爲翰林學士至中書舍人梁滅莊宗既授復州司馬已而復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人仁恕不知錢所銖兩之數在位齷齪自守無所作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曰尚書銓侍郎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盡於季春天成中馮道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請合三銓爲一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文紀復奏分銓爲三其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

損之選人多不便往往邀遮宰相喧訴頻等無如之何帝爲下詔禁止晉高祖立罷頻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素以御家無法至死葬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賙賻聞者憐之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唐武后時爲監察御史至中丞突厥默啜請尚公主命攝鴻臚卿往使還歸稱旨擢戶部侍郎坐太平公主黨貶朗州司馬終柘州刺史後世不復宦學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多與之游自幼性聰敏形神秀發登進士辟梁義成節度賀瓌從事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其所爾會追者幾及凝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歸卽妻之以女因戒以和生忠義之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

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故時好尊之士喜爲謳謠及是徽敕開門士皆肅然爵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充學士承旨高祖數召問時事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高祖將幸鄴都慮安從進反問將何以待之凝曰先謀所以奪人開封尹鄭王方爲留守請爲宣敕十餘道以授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而至鄴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方意駕出無主不虞見討之遽行至花山合卒駭散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轉左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生平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及第時名在第五所選范質亦第五爵位勳階又皆與同時以爲榮

李崧深州饒陽人幼聰敏能文弃為唐魏王繼岌鎮州參軍及領興聖宮使以為巡官轉協律郎會辟推官李蕘為掌書記崧謂非蕘所能掌書呂柔私使崧代之盧質馮道皆以為宜適當伐蜀遂命掌書記劉皇后下教殺崇韜崧勸魏王勿作此危事誠不能容至洛誅之未晚今軍五千里外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且名亂事行無及繼岌亦悔問將奈何崧夜召書吏登樓去梯偽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以諭諸軍人心始安師還至京任圜判三司用為鹽鐵判官內憂服除辟鎮州范延光書記入掌樞密薦拜左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石敬瑭懼秦王從榮之禍求出外藩適遇將北契丹於鴈門以幷太原延光與趙延壽意咸屬康義誠崧言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敬瑭不可事行敬瑭深德之陰遣人謝曰

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欲使崧始終成已之事後晉兵入京崧寓
監伊尉民家召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內難起復高
祖崩出帝命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時劉知遠出鎮杜重
威代掌親軍崧數稱其材知遠深恨以爲排已晉兵方敗契丹
於陽城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崧信以爲然復用重威使將大
兵敗於中渡晉遂以亡延壽等數稱於耶律德光入京拜爲太
子太師嘗語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後北還命崧以其
族行留之鎮州後麻荅棄歸乃與馮道等還因漢祖有舊怨又
畏怨者譖言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忤及以崧第賜
蘇逢吉第中埋藏金寶悉掘有之崧弟嶼嶬與蘇氏子弟同飲
酒酣出怨言以爲奪其所有時漢法猛厲嶼僕葛延遇爲賈多
乾沒畏主笞責夜過逢吉部曲李澄令上變書言崧與其甥王

疑以蠟書通李守貞崧知不免以幼女託逢吉就侍衛獄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崧素與學士徐台符善周太祖立台符告於馮道請誅延遇道以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多台符有義爲奏乞延遇乃伏誅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爲人純厚美風儀初爲梁將康延孝從事辟晉高祖保義軍節度掌書記自是從鎮常從將起兵問諸將吏皆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與判官薛融勸毋反融曰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卽位拜學士承旨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兼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轉開封尹時出帝童昏寵馮玉李彥韜等與桑維翰爭權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復共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與子易從俱北徙事虜主兀欲以爲太子太保少子易則留事漢至

刑部郎中周太祖與契丹通好遣左丞田敏往使見瑩於幽州悲不自勝瑩病將卒告契丹願以尸還中國許之遣易從護喪南歸周祖憐之贈瑩太傅葬於華陰　融汾州平遥人少以儒學知名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祖即位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辭以文辭非長不拜上疏切諫修洛陽大內晉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役遷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素不知書辟馮贇河東節度推官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姊爲出帝后轉知制誥中書舍人與殷鵬同職遇草制敕鵬爲代作以不稱出爲潁州團練使馮后用事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嘗因有疾在告自刺史巳上宰相

不敢除授以俟玉決桑惟翰言所授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資望尙淺不可因與有隙罷維翰相玉受四方貨賄積貲不計張彥澤入京兵士爭先入玉家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僉諂笑曰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從帝入契丹復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遼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唐末進士爲監察御史入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入京京師大恐都人藏竄馮道李愚集百官於天宮寺將出郊迎久未能集惟導與張昭先至道遂使草牋勸進辭以郊迎則可若勸進之事豈可輕易道謂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遠以大位勸潞王。設若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

以對。且上與王。皆太后子。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書未及終報潞王已至京城廵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紛然而去潞王止於正門外道使人又促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歎其言是吾輩皆今日罪人。導乃終不草牋。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宰相崇望從孫本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登進士事梁爲左拾遺遷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轉吏部侍郎故事文武官誥身品高者朝廷自賜其餘令輸朱膠紙軸錢貧者因不能輸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敕甲岳請一切給賜自此百官始得誥勅宰相馮道入朝數反顧或問道反顧何爲岳笑曰遺下

兎園冊府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所誦以訓道也道聞之大怒徙秘書監李愚遷爲太常卿初唐相鄭餘慶採集士庶吉凶書䟽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內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若無金革何遽起復婚吉禮而用於死者皆爲未可詔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禮儀詳定皆取決於馬縞復採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鄙俚之事雜於其間至如禮親迎拜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當時頗遵用之後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冊曰明宗武君有意變禮儒學糠粃世道委靡本末益非愈不可止所以聖王仁民必世

馬縞少舉明經又中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於時

莊宗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太常卿明宗入立建言漢諸侯王入繼大統必別立親廟請如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以申孝享議下禮部尚書蕭頃等從之鄭玨又請定謚四代祖考為皇各置園陵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解瀆亭侯淑為孝穆皇帝父萇為孝崇皇帝納謂孝穆孝崇有皇無帝若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詔稱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奈何捨二名於耿躬惜一字於先世命宰臣集百官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為皇帝曾高為皇玨乃合奏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輒引漢為據自漢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請依故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從之惟廟立於應州

又言喪麻喪紀所以別親踈辨嫌疑禮叔嫂無服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准下段順議嫂服給假本於令文令與禮典非一如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凡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今以名則兄子之妻踈因尊則嫂非卑禮乃爲兄子之妻服大功兄子之母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以減司封郎中曹琛復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劉昫等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禮附令勅又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緦始也尊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廢帝立復爲太子賓客遷戶兵二部侍郎盧文

紀郡爲廷僞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祖蠡父蕘皆唐名臣居儉自少風骨瀞秀美文詞登進士梁貞明中擢累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莊宗時爲刑部侍郎轉太常卿明宗崩故事當爲禮諡使忌於祖諱徙秘書監後歷兵吏二部侍郎尚書左丞至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居儉拙於治生雖居顯官衣食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唐末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亂寓居滑臺十餘年不遊里巷人罕識其面登梁貞明三年進士甲科辟開封尹王瓚掌書記天性至孝父

病屢進藥餌不納每賓客問候棁輙迎拜門外涕泣告之居喪哀毀服除更事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晉遷戶部侍郎充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有孔英者素醜行爲當時所惡桑維翰語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爲托已擢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改尚書左丞遷太常卿詔與中丞竇貞固侍郎呂琦張允等詳定文武二舞并正冬朝會禮及樂章其年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皆八佾。登歌在上。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棁金帛。群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以廢久。制度簡繆。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其閒。樂工舞郎。又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於廷。而登歌發聲悲離

頻懸如雄露奠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咸悲惋其年高祖追册祝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唐司勳郎中望子幼聰慧善屬文耶唐爲祕書郎丹憂解職去遊太原李克用辟掌書記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即位命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爲人性疏逸堅辭相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入爲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滅梁權判租庸遷學士承旨賜號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轉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建議立唐哀帝廟追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立廟曹州

大臣議以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復爲梁弑遂以亡國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旣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乃奏去廟號泰王從榮坐誅貶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潞王反愍帝發兵致討竭帑藏以賞軍事庶許以重賞賚廢帝入立有司獻籍其數甚少帝怒使貶與三司使王玫鳩率民財以佐用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所得不滿十萬帝患之又命借民屋課五月民大咨怨晉高祖入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父兗爲橫海軍節度判官劉守文與弟守光相攻敗死兗與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已而延祚又敗兗見殺守光并族兗家琦時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客趙玉紿其監者曰爲已弟監者信之縱去琦素病足弱不能行玉乃

負之越數百里外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及長美風儀重節槩游學汾晉之間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移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之被寃者訴於朝下臺按驗安重誨庇訓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崇活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脩撰會廢帝能居數與往來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歷樞密直學士端明殿學士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禆畫嘗勸帝曰晉高祖有貳志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與契丹和親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援可以弭其亂心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皆吾取足帝大喜薛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詩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以誚帝色即變琦

等復曰臣等爲國計策非爲契丹求利帝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惟一幼女尙欲棄之契丹金帛所以養士又輸以賚敵皆惶恐拜謝議遂寢因遷攷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晉高祖起果引契丹爲助唐遂以亡琦後事晉爲祕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子餘慶端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疾病親嘗藥扶侍卒爲辦喪葬教孤子文度以學問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

何澤廣州人父鸤唐末爲容管經畧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伏草間伺車駕過當馬諫曰天下未一兵不能休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稼使民何由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乎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臣之過上乃大笑爲

之北徼拜倉部郎中明宗時又數上書言事伏閤切諫勸止幸
鄴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以直言取名然內實
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
主聞者皆哂之是時民苦調發規免身丁賦役往往因親疾以
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州縣列上戶部復給蠲符不可勝數
因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弊詔悉廢之澤與宰相
趙鳳厚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授以太常少卿勅未出澤先知
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中書以爲言坐貶太僕少卿致仕居於
河陽年七十尚希進用遣婿詣匭上章請立秦王爲皇太子遂
成其禍由澤而始後以疾卒於家
史圭常山石邑人爲人明敏好學歷寧晉樂壽二縣令有善政
民立碑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

誨為樞密直學士故事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為白於帝許升殿侍立自圭而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重誨敗出為貝州刺史罷歸常山晉高祖立名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於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攝州參軍避劉守光亂走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素善馮道往依之薦於張承業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名拜司門員外郎事祖父以孝聞時父威式年七十餘祖年九十餘皆在鄴乃求為興唐尹母憂去職趙在禮過起視事明宗立在禮鎮滄州復許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副馮贇留守北京遷吏部侍郎嘗勸廢帝曰晉高祖恃契丹為援今東丹王失國在京願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

之憂。何暇圖晉。則晉之大事已去。又私語李谿。巳乃燕人。知道德鈞父子爲將。惟能守城嬰壘。督勵從兒。使當大敵。暫不爾矣。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帝遣張敬達屯於晉安。勢甚危急。何不遣駕前壯馬千匹。募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沿山冒肉中而趨官軍。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谿言之。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言。歷晉爲太常卿。使於吳越。見吳越王長揖不拜。遷工部侍郎。乾佑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李鏻。唐宗室子。伯父陽。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鏻少客河朔間。謁定州王處直。不爲禮。更謁常山李弘規。進之趙王鎔。留爲從事。遇張文禮弑立。遣鏻聘唐。爲人利口。敢言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果敗之。留爲太原節度支使。即位拜宗正卿。少卿李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在趙州昭慶縣

請置臺令有奸民厚賂寺吏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鏻覆不復詳考補以爲令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謂陵圖墉地民訴於官不能决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皆言丹陽在今潤州而陵非唐事鏻等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召還遷戸部尚書意希大用語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鏻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賓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坐徐知誥遣諜者見鏻言欲歸國久而無効貶鏻兗州行軍司馬愍帝時復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素與有舊京謁必用爲相還過荆南高從誨爲鏻置酒就求寶貨入獻從誨貽以馬紅裝拂二傑貂皮一廢帝終不用因求爲太常卿

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始拜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
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生平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史闕咸腐無實錄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喪亂之際事迹粗存大有補益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兼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唐書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漢隱帝時與王伸寶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廣順元年成監修宰相王峻見緯所書日曆多言當時過失頗怒言之周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於青州

張允鎮州人少爲張文禮參軍脫身降唐莊宗繫之獄文禮敗出爲魏州功曹辟趙在禮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

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子重美尹河南掌六軍以允剛介拜爲給事中判六軍諸衛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獻駁赦論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自古以水旱降德音開狴牢冀感天心以赦其災者皆非也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至使小人聞國將赦遇災反喜此乃教民爲惡何益之有大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苟能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則災變爲祥若以爲捨惡人而弭災則是天反喜人之爲惡也晉祖覽之大喜歷遷爲吏部侍郎隱帝將誅戮大臣允退朝不敢還家止於相國寺周祖兵入京師匿於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凉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少好學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歷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善於論議多斥權臣指劾政闕失改太子賓客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告老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生平以文學在朝廷久馬胤孫桑維翰皆所取士後胤孫知舉引新進士詣皞因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美論維翰嘗過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答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自少丰姿儁秀目不知書年二十五始就學夢人剖其腸胃滌以西江水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

文由是文思益進卒以知名秦帥辟爲節度判官後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蜀平歸唐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留守西京再爲判官從征潞王兵敗被獲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檄諸鎮詔書誥命皆出其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立罷其職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學士承旨累遷戶兵二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生平曉暢音律聞晉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歎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復喜爲詩所作至萬餘首集爲百卷號西江集名與和凝齊又常知貢舉仁裕得門生王溥凝得門生范質皆宰相時稱知人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自幼好學長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爲之稱譽爲郎墨縣令與馮道舊故仍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擢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故相崔協子頎方舉進士盧文紀與之有隙語以吾嘗譽子於朝貢舉大事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頎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惟問之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頎母效此延迟而笑曰斯言殆爲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弘簡錄卷八十三 終